

DONG CAO
YIGELIUMANGNUXUESHENGDEGUSHI

苑茵 著

● 纪实文学

冬草

一个流亡女学生的故事

长征出版社



苑茵 著

冬 草

DONG CAO · YIGELIUMANGNUXUESHENGDEGUSHI

一个流亡女学生的故事



(京)新登字 123 号

责任编辑:陈 雄

封面设计:仓小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草/苑茵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

ISBN 7-80015-314-2

I. 冬… II. 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949 号

出版:长征出版社(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210 千字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3.00 元

一 太子河畔的悲歌

我生在一个名叫“孤家子”的山村里，在我的记忆中，这小小的荒僻的村落，充塞着迷信鬼神、重男轻女的现象，种种封建陋习深深地植根在这贫瘠的土壤里。

据家谱记载，我们家的祖先原是山东的一个地方官，属满族黄旗^①。清代道光年间，山东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百姓几乎年年逃荒，但清政府仍然要老百姓纳税服役。这个地方官见百姓衣食无着，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苛捐杂税，竟被贬到东北垦荒。那时东北有大片的生荒地，汉人和罪犯常被流放到那里开荒。我的先祖在那个寒冷地带开垦荒地，不几年就死了。他带去的家属无法回来，待到我的祖父辈，已经完全变成农民了。老祖宗为了教育后代不要涉足官场，留有遗训：“卸甲归田，永做庶民，愿后人铭记。”

祖父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农民，为了做一个庶民，与世无争，找到了这块人烟稀少的山沟沟。他为人很忠厚，一生只知道种几亩薄田。他平日待人处世，有求必应，乐于助人。祖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性格温顺，总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安宁。

祖父母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一个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有严重胃病的人，他吃进去的东西，不久就吐出来，好像是一个反刍动物。因此他什么活也干不了。他非常怕老婆，大伯母叫他站着，他不敢坐下来，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活死人。二儿子是一个木讷寡言

① 清代满族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叫“八旗”，以旗的颜色为号。凡满族成员都分别隶属各旗。

的庄稼人，只知道跟着祖父干活，从来不和别人争吵。三儿子就是我的父亲。他的情况，后面要专门讲到。

大伯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儿。他们的长子，即我们的大哥，生下来身强体壮，因此取名“石头”。因为他是第三代人中的第一个男子，所以像是这家人的宝贝，自小养成自私、任性、不讲道理的坏毛病。他平日张口即骂人，举手就打人，在我们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中算是一霸，我们姊妹们对他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和他打交道。当他长到十七岁的时候，家里为他找到一个姑娘，不久他就被娶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嫂。

大嫂的个子不高，沉默寡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老像是含着苦水，想哭又哭不出来。她的脸庞椭圆，梳着两个发髻；做起事来有条有理，说话的声音不高，好像永远不愿意让别人听见似的。我和姐姐都喜欢她，家里人也说她是个好媳妇。

听说大嫂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母。她是跟着哥哥嫂嫂长大的。她的嫂子因为在当媳妇的时候，受过婆婆的气，婆婆死后当了家，就把怨气都撒向这个小姑子。一等她长大，就把她嫁了出去，不管男家人是好是坏，只要肯出钱就行了。大嫂在娘家时，就被嫂子训练得任劳任怨，不多说话。嫁到我们家后，上有太婆婆、婆婆、爷公公、爹公公，下有小叔子、小姑子，所以更是抱着少说话、多做事的态度。大伯母对我大嫂就像买进来的一头牲口一样。她还教唆儿子：“男子就要有男子的威风，得经常敲打敲打，打得她服服帖帖才行。”

大哥结婚以后，姊妹们认为他是大人了，可能会改掉一些不讲理的作风。不料，大伯母要他拿出“男子的威风”，以便将来在这个家里掌权。他三天两头对大嫂吹胡子瞪眼。吃饭的时候，大嫂站在他一旁伺候，吃一碗替他盛一碗。只要他一不满意，就举手打她。我们姊妹们都看不惯，劝他把态度放好一点。这时他就凶狠地说：“滚开，你们这些丫头片子，赔钱货！”或者一脚把大家踢开。就这样，他

比婚前还跋扈，谁也不敢再和他接近。

在爹妈纵容下，他好吃懒做，从来不到地里去干活。农忙的时候，祖父扛着一把锄头，站在院子里喊：“石头，你带个头，下地干点活吧！”大伯母却赶紧拦住说：“爷爷，你看家里少不了他，我这房有两个男子下地，就已经亏了。你那两房儿子都没生过男子，尽养些姑娘，能干多少活？”爷爷听了，气得脸上惨白，但是又不便和大儿媳吵嘴，只得哼一声说：“惯吧，将来他什么也不会干，看你咋办！”

爷爷扛着锄头到地里干活去了，随后大哥也出去了，他一走就是一天，直到天黑才回来。也许是他在外面赌钱输了，也许是和别人打架，受了气，到家总是找大嫂的毛病，借此连踢带打，要他“男子的威风”。平时，大嫂总是一面干活，一面提心吊胆，怕他回来，说不定又要打她。可是如果他到天黑还不回来，她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婆婆会当着她的脸说，儿子总向外面跑，是她没本事，不贤惠，笼络不住男人。如果他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就要唯她是问。大嫂只能偷一点空，在我母亲面前哭哭啼啼。

一天，我们家忽然来了几个农村汉子，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条麻袋，径直向我们家的仓房走去。大哥走在前面说：“轻点，只要不叫我爷爷看见，别人谁也管不了我。”

这几个汉子走进仓房，把麻袋装得满满的，大哥东西张望了一下，说：“你们悄悄地背出仓门，快走！”院子里的狗不停地叫，我从窗户缝里看见这些情况，急忙跑进爷爷房里去，喊：“奶奶，你快看，大哥让人把仓房里的粮食背走了。”爷爷听了这话，赶紧走出去大喊一声说：“石头，你干什么？”大哥猛抬起头来说：“爷爷，别人借点粮种，秋天就还我们。”这时有两个人正从仓房背着粮食向外走，爷爷赶忙拦住说：“有这样借粮种的吗？今年冬天我们一家吃什么？”这两个人说：“谁借你们家粮种，你大孙子欠我们债。”爷爷问：“什么债？”“你不知道吗？他天天和我们一起赌钱，是用粮食作为赌押。他输给我们粮食，今天我们到你家来取粮。”

爷爷听了这话，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顺手操起扁担向大哥打过去，嘴里说：“原来你是这么个货色，平时不种地，你还偷粮食，什么长孙不长孙，我打死你这个孽种。”

正在这个时候，大伯走出来拦住说：“爹爹，有话慢慢说，打他没有用。”这时我们又听到大伯母在房里喊：“石头，进来，我看谁敢打你一下。”

爷爷跟过去说：“石头妈，他是咱们家的长孙，他下面有弟弟和妹妹，他要为弟妹们做出榜样，让弟弟妹妹跟他学。如今他赌钱成性，把一家人的口粮输给别人。我们这一家有多少张嘴，老老少少哪一个少吃一口也不成，你不让管他，再这样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做妈的像这样护短，我看这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大伯母想想说：“有女孩子吃的，就有男孩子用的。男孩子在外面闯点事，输点粮食算什么。你看咱家养那么多姑娘，吃掉多少粮食，你把她们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我看养这群姑娘的粮食已经能堆成山了，你为什么不打她们呢？”

爷爷气得脸上冒出汗珠，说：“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也养了两个姑娘，我看姑娘们倒是本分孩子。”大伯母一听这话，不由分说，把爷爷大骂一顿说：“好哇，你说姑娘好，你养着她们吧。孙子不好，让他走，当兵去，叫他当大兵给打死吧。让你家断子绝孙，我的三个儿子都走好了。”

奶奶为了息事宁人，赶快走出房门，把爷爷拉进屋里去了

大嫂娶过门来。等于是我们家的不花钱的长工。我们看她成天像一条牛似地干活，有时劝她休息一会儿，她总是摇摇头，意思是说，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呀，不能休息。有时她累得眼睛都睁不开，坐在灶前烧火，几乎睡着了。这时我便悄悄地说：“大嫂，你睡一会儿去吧，我替你烧火。”

她急忙睁开眼睛，摇摇头说：“不用了，免得叫婆婆看见，我又要挨骂。”

还有一次，我慢慢地来到她身旁，挨着她坐下，小声说：

“嫂嫂，你一天到晚不休息，一定很累吧？”

“小妹，我就是这样劳累，也没讨出好来，不是婆婆骂我，就是你大哥踢我，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不要干那么多嘛，少干一点。偷偷懒嘛。”我说。

她用手肘捅了我一下说：“你不要说傻话，家里这么多的活，迟早都得我做。”

“嫂嫂，你这样辛苦，大哥又那么蛮横无理，他不帮你一点忙，整天在外游手好闲，你哪一天才能干出头呀！”

我的话触动了她的心，她的眼圈红了，她的喉头哽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好像心中有许多委屈。

当我们正在嘀嘀咕咕的时候，大伯母听见了。她先是低低地咳嗽了两声，似乎是警告我们。这时大嫂斜视了我一眼，意思是说，老太太听见了，我们别说了，接着她用手堵住我的嘴，叫我不要出声。

我不由自言自语地说：“她听见了能把我们怎么样？她整天瘫在炕上，又脏又臭，我们干吗要怕她。”

原来大伯母在大哥和大嫂订婚的第三天，忽然两条腿麻木，下肢站不起来了。从此以后她就卧炕不起了，整天躺在炕上，哼哼唧唧，像头没吃饱饭的母猪。她为什么得这种病，我们谁也不明白。只是听说，大嫂的娘家要去几十块大洋作为买大嫂的本钱。大伯母花了这笔钱很心疼。可能是急坏了的。不过她虽说腿瘫了不能动，可是五脏六腑还是好的，她的嘴也能说话，手还能打人。她突然得了这种病，当然要归罪于大嫂。因此，大嫂还没进门，她就唠叨个没完，说她是克星，在娘家克死了父母，还没过门就克得婆婆卧炕不起，说不定将来还会克死大哥。根据她的迷信观念，大嫂娶过来后，首先要压住她的“邪气”，不能让她在我们家抬头。然后，让她卖力气干活，偿还买她所花的代价。再就是要让大哥拿出“男子的威风”，让她伺候他，吃一碗盛一碗，稍不如意可以打骂。

大伯母躺在炕上，每天三件事，就是吃饭、睡觉、骂人。大嫂黎明即起，先到她面前请安，然后倒去她的屎和尿。大伯母白天睡足了觉，到了晚上睡眠不多了。每当鸡叫头遍时，她先咳嗽一声，这是警告大嫂的信号，示意她应该起来了。大嫂听见她这声咳，就像得到军令一样，赶快起来，一刻也不敢拖延。偶尔慢了一点，待大嫂走到她面前，她就冷不防从被窝里抽出扫炕笤帚，劈头就打，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你这克星，懒鬼，我本是没灾没病的好人。你还没进门，我的腿就瘫了。我不能叫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然后她就把儿子叫起来说：“石头，快起来，你媳妇是个克星，鸡叫三遍还不起来，你没见过女人，待她像个宝贝似的。她没进门，我们家就破财伤人，你去打死她，压压她这股邪气。”

大哥是非不明，他母亲的话便使他任意欺凌大嫂。再加大伯母多次说大嫂“命中克夫”，这就使他更厌恶大嫂，还有什么夫妻感情呢？他更不懂什么叫作互相体贴了。他总是乖乖地照着他母亲的话去虐待大嫂。

大伯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受到他们母亲这一套无稽鬼话的影响，他们也认为大嫂是一个克星，经常奚落她，瞧不上她，甚至骂她。只有我的祖母、母亲和姐姐同情她，并说她是一个好媳妇。她们常常劝她耐心等待，一旦大伯母死去，她就有出头的日子了。

我们的邻村有那么一伙年轻人，家虽然是在农村，也不富裕，但因为是长子或者是独生子，因此从小被惯坏了，好吃懒做，农活不愿意干。他们常常结伴到附近树林里或山岗上赌博，有的人还吸鸦片烟。当时我大哥也属于这种人。他聚赌成性，不但改不了，反而日渐严重，有时甚至好几天不回家。起先，他只不过是把家中的粮食偷些卖掉，后来竟拿土地作为抵押。有一年，春耕时节，一些二流子手持大哥的押据到我们家来要地。祖父终于被这个不争气的长孙气病了，几天起不来炕，从此更管不了大哥了。我们家的地，终

于被大哥输得渐渐少了。每次，当他把地输给别人，回家以后，总对他瘫痪了的母亲说：“妈，自从这个克星娶进咱家的门，我家人倒地空。本来我赌钱能赚进一座金山，现在克星进门，地都快输光了。”

他赌输了粮和地，把责任推到大嫂身上，这就又给大嫂加了一层罪过。他们这房的小叔子和小姑子也常常用手指着她说：“扫帚星进门，人倒家穷。”大嫂忍气吞声地活着，愈来愈显得面黄肌瘦，眼角下垂，心事重重，无言无语。一天，我傻乎乎地问她：“嫂嫂，你瘦多了，大伯母和大哥对你这样不好，你为什么不敢反抗，老太婆起不来，还那么凶，你对她怎么好，也掏不出她的良心。你就厉害点，不要怕她。”

她听完我的话，前后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把两条裤腿朝上卷了卷说：“你看我身上的伤。”

我仔细地看了看，吃了一惊，原来在她两条腿的内侧，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破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她难过地说：“这是你大哥拧的。他每天赌钱回来，钱输光了，再听了你大伯母的坏话，认为都是我进门带给他们的厄运。他不是用脚踢，就是拧我，还不许我出声。”

“你太老实了，为什么不抵抗？”我问。

“傻妹妹，我怎么抵抗，这房一家人，两个小叔子，两个小姑子，都是婆婆的亲生儿女，谁是我的亲人？他们都很跋扈。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也管不了他们。你们母女三人，又是孤寡，也受不完他们的气。二伯父母是两个老实人，也只生一女，将来也是受不完他们的气，我向谁求救呢。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男人可以满山放火，女人不能夜晚点灯。妇女嫁到别人家，犹如奴隶，先要受婆婆的三把火，我婆婆这三把火烧得我快活不下去了。我又怎么能扭转这几千年的习惯呢？”她越说越难过。眼泪落到地上，摔出几瓣湿印。

我安慰她说：“你真倒霉，遇见这么个刁婆子。你看，咱们的奶奶多么好，她从不找别人的毛病。你别难过，等她死了就好了。”

“小妹，就是你大伯母死了，你大哥这个二流子，赌钱成性，不务正业，不知道又会怎么对付我！我今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这只能怨我的命不好啊。”

接着她又说：“唉，你的妈妈，我的婶婶，她也很可怜，因为她没有儿子，她在这个家里也被我婆婆踩在脚下，这些不公平的事又有什么人管得了呢？”

“我们家的奶奶还公平，她待我妈妈还好，对你也不错。背后她常说，大伯母跋扈。她也喜欢我们这些孙女。”

“奶奶老了，什么事也管不了，连爷爷也不在他们眼下。谁还能胜过我那瘫了的婆婆呢？”

她这些愤愤不平的话，饱含着血泪；我听了很为她难过，又非常生气。于是我说：“嫂子，我将来长大以后决不像你这样，什么王八、鳖的气都受着，我一定要和好人搭伴，和坏人拚。”

她急忙捂住我的嘴说：“你太年轻，知道的事还少。”她低声地提醒我说：“你们母女三人当心，他们天天嘀咕怎样把你们这房几口人弄掉。只因为婶婶认识几个字，他们才不敢随便动手。他们常说，你是那么讨厌，两只大眼睛，东溜溜，西瞧瞧，像贼一样。你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她们迟早要害你们的。”

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条太子河，它的流水贯穿着几个县。沿河两岸的村落里的人们，饮用太子河的水，还用它来灌溉土地。每到春天，解冻后的河水慢悠悠地流着，温顺地滋润着沿岸的良田，人们常常从河里捞起几条鱼来改善生活。每年秋收后，庄稼人常常摆渡过河走亲串友。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太子河用它的慈爱，慰藉着两岸人民。但是每当雨季到来，山洪暴发，它又常常泛滥成灾，冲垮沿河两岸村民的房屋，吞没良田，使人们流离失所，有些人只好到外地去乞讨。到了冬天，人们才沿着结冰的河面，回来重建家园。

一年夏天，倾盆大雨一连落了好几个昼夜，平时温顺的太子河，忽然洪水咆哮，从上游奔流而下；水急浪高，把两岸河堤都冲垮

了。河水上了岸，一下子淹没了两岸的许多村落。顷刻之间，不少房屋倒塌，人畜被淹。我们住的“孤家子”，也没能避过这场灾难。最初，我们还打捞水中冲下来的木头，抢救人畜。但水势越来越大，水渐渐将我家的沙包地盖满，眼看房子就要被淹没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只好向后山逃去。我一边前呼后喊，一边拉着奶奶和外祖父向后山上爬。大哥背着大伯母也向山上跑。就在这时，却见大嫂手里抱着一盆要洗的衣服，向滚滚的河边走去。我大声喊：“大嫂，快向后山上跑，别去洗衣服了，你会淹死的！”

她回过头来，两眼哭得红红地说：“小妹，不要管我，你们快逃吧！你和婶婶多保重。”

这时我忽然听见大哥恶狠狠地对我说：“该死的丫头，少管闲事，再多嘴，我捶死你！”

大伯母也接着说：“你妈和她都是克星，我们家有了她们两个人，永远也好不起来，永远会倒霉！”

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径直向山上逃去。

这时，我听到大嫂“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赶紧回过头去，只看见她一头扎进滚滚的混浊波涛里去了。大浪打在她身上，身子一起一伏，洗衣盆在浪花中打着漩。不久，人和盆随着那浪花转进旋涡里去，不见了。

我的大嫂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我们一家人都逃到后山上，只是少了大嫂一个人。母亲、姐姐和我，心中都难过极了。但大伯母和大哥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大伯母还对儿子说：“这个样子做得好，人不知鬼不觉，就说她是涨水时淹死的。可惜买她的那笔钱还没捞回来。以后我再为你找个好女人。”

石头真是石头心肠的人，他不在乎地说：“这个克星，没有克到我，倒克倒了她自己，死在我前头了。”

大雨停了，天气开始放晴，滚滚的洪水也渐渐退了下来。我们

在山上已经待了两三天了，大家又饿又累。返回家中，院里的牲畜都被洪水冲走了。只有我们养的几条狗，是和我们一起逃走的，得以保住了性命，但也饿得不成样子。

家里的杂物冲得乱七八糟，我一看见这凄凉的景象，后背都好像渗出了凉气。大嫂那“哇”的一声惨叫，又萦回在我的耳边。我左顾右盼，希望能找到大嫂，但是她没有了，从此再也找不到她了。她那短暂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二 大脚媳妇

我的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身材也略高一点。她小时候未曾裹过脚，再加平时做些劳动活，所以长着和男人一样的大脚。别人就叫她“大脚媳妇”。她的性格倔强，像一根不弯的钢条。我的外祖父是个私塾教员，外祖母死后，他带着独养女儿在身边教学。每当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女儿就老老实实在一旁，听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天长日久，她也学会了一些字。

大约在女儿十二三岁的时候，外祖父又娶了一个寡妇，她有四个儿子，一起跟着他们的母亲来到外祖父家。从此以后，外祖父的家庭负担很重，女儿（我母亲）的家务活也多了。继母对待这个孤女像对长工一样地使唤，她像一只小羔羊落进了虎群。她每天不停地劳动还吃不饱。外祖父看见女儿过着这样的生活，心中闷闷不乐，害了眼病。他无心又无力医治，不久竟两眼失明。继母看见他失去了教书的能力，经济收入没了，又带着她的四个儿子改嫁，同时把家里所有的家什也都带走。

这个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一老一小，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女儿伴着她双目失明又不能教书的父亲，眼看就要饿死了。无奈，她只得牵着父亲，到父亲的学生家里请求援助。父女二人来到“孤家子”，正值晚秋季节，秋风瑟瑟，遍地落叶，农村的秋粮都进仓了，大家正准备度过那严寒的冬天。

一个幼女牵着失明的老爹来到我祖父家，他们穿得很单薄。我的祖母见了，不由得想到那冰天雪地的冬天，他们将怎么度过去呢？她听说外祖父是个教书先生，附近村子里的孩子都受过他的教育和启蒙，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便和祖父商量，把这父女二人留下来，在我们家过冬。

当时（我的母亲）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她爱劳动，又懂事，还能写会算，这在当时的农村妇女中是很少见的。祖父母觉得她很能干，越来越喜欢她，因此过冬以后，他们父女二人也就继续留下来了。

在我祖父的带动下，“孤家子”这一带的沙地，经过勤勤恳恳地精耕细作，大部分种上了花生。每年春耕季节，我们把选好的花生种播种到沙地里去，不久绿油油的幼苗便冒出来，渐渐，那绿叶里现出朵朵黄花。我们把黄花用沙土埋上，再在上面浇些豆饼水，黄花落进沙土里，结成花生果。花生成熟后，我们把秧藤拔出来，拉到场院里，摔下藤上的花生，晾干，然后装进麻袋里，送到集市上出售，换来冬天的粮食。这一切程序，姑娘都学会了。至于外祖父，虽然看不见，也能坐在一旁摔花生和剥花生米。他们父女二人逐渐变成这个家庭中的重要劳动力。

每年当花生送走、换了粮食以后，大家的时间就多了。在“孤家子”一带的山上，山核桃、山里红、榛子、红果以及山中草药也都成熟了。这时姑娘背着一只编筐上山去，从山上采回一些山货，再把它们送到集上去卖，换回一些零花钱。有一次，她正在采野果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她吓了一跳，急忙回过头看，只见一只灰狼正从草丛里窜出来，径直跑向自己。她急忙提起编筐向前逃。

灰狼却越追越逼近她，她简直没有力气再跑。忽然狼跳了过来，咬住了她的裤腿，把她拉倒在地。但她却急中生智，掉转头来，把编筐套住了狼的脑袋，自己乘势站起来，赶紧沿着树干爬上去。狼的脑袋在编筐里乱转，却转不出来。这时她在树上撅了一枝树杈，用力抽打狼的身体，这只狼竟被她抽得站不起来了。

外祖父在摸索中逐步掌握了一点治病用药的本事。他用舌头能尝出草药的性质，并且能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他常把黄连煮水，擦在眼上，或者用黄连煮水喝，这水可以消炎去火。他把艾叶、菊花、金银花藤泡水，为人清热去暑；他又把山里红切成片晒干，用来沏茶，教人以此助消化和开胃。外祖父常常给人开偏方治病，吃他的偏方，往往不花多少钱，就治好了病。农民们非常感激他，不少农民常常送点东西给他。他们都称他为“半仙”。

我的母亲在生活的磨难中成长，劳动和处世使她很早地成熟起来。她不但十分能干，还有坚强的意志和闯劲。不过在那个时代，一个孤零零的女子，随着一个瞎眼的爹，住在一个贫穷的山沟沟里，她能有什么作为呢！

父亲当时还没有成亲，他随外祖父读过书，跟外祖父算是有师生关系，很尊敬外祖父。不过正因为读过几天书，他不甘心当农民。又因为他是满族的后代，思想上还带有一点高于汉人的优越感，所以他总想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闯条出路。祖父母为了拴住他，又看见姑娘很能干，便让姑娘和他定了婚，成为家里的童养媳。

母亲和父亲终于成亲了，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第二个孩子就是我。以后，由于大伯母造谣和农村的无知、迷信，村上又传开了流言蜚语，说她是个克星。加上在那个时代，母亲脚大个子高，竟成了貌丑的标志。这些因素，使我父亲一天天地对她疏远，并搬到祖母房里去住。他对我母亲的感情固然谈不上，对两个女儿——姐姐和我——也没什么父女之情。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还是出走了。后来母亲告诉我，他出走以前，和我母亲谈了一次话。

“我走了，永不回来，你有什么打算？”他这么问。

母亲说：“你从来也没管过我们，我要活下去，供养我的瞎爸爸，一直到他归天。我也要把两个女儿养大，只有这样，我的责任才算尽完。我活着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

“那你不是成了活寡妇了吗？”父亲说。

母亲说：“也许是这样，按你大嫂的话说，这是我命里注定了的。”

父亲走后，第一年还写过两封信给家里。有人说他参加了张作霖的队伍，也有人说，后来被编入杨虎城的部队，阵亡了。他是死是活，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外面的传说我们都无从证实。别人把我母亲看作寡妇，母亲也只好自认为是个寡妇了。

母亲不到三十岁，就碰上这样的打击。现实使她不得不既做母亲，又当父亲，并且还要做女儿。虽然她和命运不断地搏斗，但还是摆脱不了悲苦的命运。所幸在我们这个家里，祖母心地善良，她没有被逼上死路。

我的二伯父只有一个女儿；二伯父母整天盼望有个儿子。二伯母有点碎嘴，经常到我们房里，找我母亲聊一些心里话。她盼儿子盼迷了心，产生了一系列的幻想。她梦想有一天会发生奇迹。她偷偷地做了一个泥娃娃，供在灶王爷前面。每次轮到她做饭的时候，她就用一只小酒盅，在里面放进几粒米饭，摆在土娃娃面前。过几天那几粒米饭不见了，她就以为是土娃娃吃了。在她想象中，那土娃娃会有一天认她做妈妈。我亲眼看见过老鼠爬到酒盅里吃掉那几粒米饭，不过我不敢说出来；我母亲怕她失望和伤心，嘱咐我不要说。

有一年春节，我们家里买年货，其中有一张年画，画上是有一个大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叫作“吉庆有余”。这张画引起了她的幻想。她想，娃娃手中抱着一条大鲤鱼，说明水中可能找到一个娃娃。所以，每当二伯劳动回来，她就不断地唠叨：“你去钓鱼吧，说不

定还会钓出个娃娃。”

二伯父为了安慰她，有时也真到河边钓一会鱼。有一天他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沿着河边往家走，忽然看见水里有大浪花翻滚，定睛一看，确有一条大鲤鱼。于是他也幻想起来：说不定这条鲤鱼正在追一个娃娃！他急忙跑回家，放下锄头，拿起钓鱼竿赶去河边。

天渐渐黑下来，家里人都吃饭了，他还没有回来。二伯父的女儿——大姐，和我来到河边，我们边走边喊：“爸爸，回家吃饭啦。”“二伯，回家吃饭啦！”我们沿河走了一里多路，也不见人影，后来我们发现水上漂着一根钓鱼竿，它漂呀漂呀，漂向下游去了。

等到大人赶来寻找，才弄清二伯父是淹死在河里了。据当时亲眼看到二伯父垂钓并和他交谈的人说，二伯看见大浪花和鲤鱼，以为真的会发生奇迹，他想从水里钓上一个大肉蛋，肉蛋里会有一个胖娃娃。他们估计，他劳动了一天，已经很累，再加回家取鱼竿走得匆匆忙忙，大概是疲劳过度，头昏脑沉，不小心栽进河里了。

此后，二伯母真的得了精神病。她几乎每天要坐在河边，一会儿喊着二伯父的名字，一会儿呼唤她幻想中的儿子。母亲每次听到她那悲惨的哭声，不禁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她也没有儿子，两人是同病相怜呀！

家里这块沙包地，是块贫瘠的土地，它需要用原始的方法，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所需的粮食。二伯父原本是个强劳动力，现在他们这房只剩下二伯母母女俩，女儿还得照料疯妈妈，干不成活。这样，这房人就等于都白吃饭了。而我们这一房，我母亲和姐姐拚命地劳动，还不够我们四张嘴吃饭。现在只有大房那边有儿有女，显得人多势众，他们更觉得合在一起是吃亏，便动员祖父作主，把这块贫瘠的土地分掉。祖父已经年老体衰，又在老年失去两个儿子，只剩下这最后一个老大。他苦心思索了几夭，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依了大房家的意见。